

中國古典名著百部

官
場
現
形
記
(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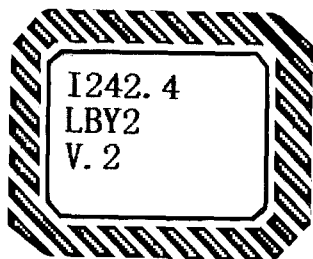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官場現形記
CFP

官场现形记

(清) 李伯元 著

下 卷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

话说冒得官回家之后，嘱咐太太把女儿扎扮停当，又收拾了一间房屋，将家中上下人等统通交代清楚。他自己一路出来，先送信给统领的小戈什，托他：“务必将此事拉拢成功，感德匪浅。”自己却躲在一个朋友家去过夜。

却说统领向例每天这顿晚饭是从不在家吃的，托名在外面应酬，其实是天天在秦淮河里鬼混。这天到了下午，仍旧坐轿出门，先在船上打牌，又到钓鱼巷里吃酒，约摸应酬到十一点多钟，毕竟心上事，便先吩咐打轿回去。小戈什的心上明白，预先叮嘱轿夫，叫他把轿子一直抬到冒得官的公馆跟前，打门进去。羊统领假充酒醉，跟了进来。此时冒家上下都是串通好的，当把他一领领到小姐房中，众人一哄而出。统领等房中无人，才上前同小姐勾搭。听说这一夜，总共问了冒小姐不少的话，冒小姐只是不答，赛同哑子一样。羊统领以为他是害羞，所以并不在意。

良宵易过，便是天明，羊统领正在好睡的时候，忽听得大门外有人敲门，打的震天价响，随后接着有人出来开门，这进来的人分明是个男人声气。羊统领虽然是个偷花的老手，到了此时，不禁心中害怕起来，生恐小戈什误听人言，以致落了他们的圈套，连忙骨碌从床上爬起，察看动静。听了听，只听得房间外面有人低低的说话。于是羊统领格外疑心，正想穿起长衣，轻轻拔去门闩，拿在手中，预备当作兵器，可以夺门而出。说时迟，那

时快，羊统领在里面各事停当，走到门前，又侧着耳朵听了一听，谁知反无动静。于是心上更为惊疑不定，想要开门，一时又不敢去开，只得呆呆站立在门内。约摸站了有两刻钟之久，冒小姐业亦披衣下床，此时冒小姐棠睡初醒，花容愈媚。羊统领越看越爱，不禁看出了神，忘其所以，轻轻说得一句道：“天还早得很，为什么不再睡一会儿？”冒小姐亦不理他。却不料这一问，早被门外一个人听见，用手指头轻轻把门叩了两下，亦说道：“天还早得很，统领为什么不再睡一会儿？”羊统领一听门外有男人说话，这一吓非同小可。但是说话的声音很熟。一时想不起是谁，怔在那里，半天喘不出气来。还是冒小姐爽快，连忙迈步走近门前，伸手将两扇门“豁琅”一声拉了开来，说了声：“有话让你们当面讲。”羊统领起初还当是小姐过来拉他的，却不料有此一番举动。房门开处，朝外一望，只见一个男人直僵僵的，朝着房门跪着不动，那人低着头亦看不出面貌。羊统领满腹狐疑，更是摸不着头脑。正在两难的时候，幸亏门外跪的人先开口道：“沐恩在这里伺候老师。难得老师赏脸，沐恩感恩匪浅。”说完这两句，抬起头来听统领吩咐话。羊统领仔细一看，认得他是冒得官，直弄得毫无主意。只听得冒得官又说道：“丫头还不过来帮着我就求求统领！”一言未了，他女儿亦跪下了。羊统领至此方才恍然大悟，见他们跪着不起，知道没有歹意，急忙的一手去拉冒得官，一手去拉小姐，嘴里说道：“你们这番好意，我都晓得，些刻我要回去，彼此心照就是了。”冒得官起来之后，又请一个安说道：“全仗老师栽培！”其时洗脸水、早点心都已齐备。羊统领只揩了一把脸，立刻要走。冒得官父女两个拉着抵死不放，定要统领吃过点心再去。羊统领无奈，只得每样夹了一点吃了，方才走的。冒得官又赶出门外，站过出班，方才进来。

自此以后，羊统领便天天到他家走动。又过了两日，却把冒得官传了去，问过仔细，见了制台，替他竭力的洗刷。制台一心修道还来不及，那里有工夫管这闲事，便也不去追问。统领回



来，便借了一桩事，把朱得贵的差使撤掉还不算，又要斥革他的功名，办他的递解。朱得贵急了，到处托人替他求情。冒得官便挺身而出，说：“我去替你求情。”见了统领，鬼混了一阵，统领非但不革他的功名，并且还赏他一封信，叫他到四川良大人标下去当差。一个好人全做在冒得官身上，这朱得贵非但不恨他，而且还感激他。这便是狡猾人的作用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羊统领在江南久了，认识的人亦就渐渐的多了，而且他南京有买卖，上海有买卖，都是同人家合股开的。便他现在南京一片字号里做挡手的一个人，其人姓田号子密，是徽州人氏。这人生的又矮又胖，但是头发不多，背后却拖了一根极细极短的辫子，因此众人就送他一个表号叫“田小辫子。”做了十几年挡手，手里着实有钱，近来忽然官兴发作，羊统领便劝他道：“如果做官，捐个同通，到江南来。有我的面子，无论那个道台跟前托托，差使是一定有的。”无奈田小辫子在南京住久了，磕来碰去的官，道台居多，他便有心爬高，官小了不要做，一定要捐道台。他自己拿钱捐官，朋友是只好止住他的，只好听其所为。等到上兑之后，便把店中之事料理清楚，又替东家找了一个人接手，他便起身进京引见。他东家往来的人都是官场，他在官场登久了，而且一心一意又羡慕的是官，官场的规矩应该是在行的了。谁知大谬不然。不要说别的，单说他进京引见的时候，有人请他上馆子吃饭，他到的晚了，大伙儿已入了座，还有叫的条子亦在那里。他进门之后，见了人就作揖，见了相公亦是作揖。后来人家问他：“怎么你见了相公要如此恭敬？”他说：“我看见他们穿着靴子，我想起我在南京的时候，那些局子里当差的老爷们，都是天天穿着靴子的。我见了他们，疑心他们是部里的司官老爷，才从衙门里下来。他们做京官的是不好得罪的。横竖礼多人不怪，多作两个揖算得什么？”自己做错了事，人家说说他，他还不服。诸如此类的笑话，也不知闹出多少。

等他到省之后，齐巧这江南的藩司、粮道、盐道统通换了新

人，他一个也不认得。这天大早，头一个上制台衙门。到了司道官厅上，人家是晓得制台脾气的，总要打过九点钟才上衙门。他一进官厅，就在坑上头一位坐下。后来等等大家不来，他便不耐烦，独自一人坐在坑上打盹，穿着簇新的蟒袍补褂，身子一歪就睡着了。睡了一会，各位候补道，也有有差使的，也有没有差使的，霎时间络绎不绝来了五六十位。号房看见别位大人来到，方才把他推醒。他一只手揉眼睛，却拿一只手满身的乱抓，说是炕上有臭虫把他咬着了。说话间，定睛一看，一见来了许多人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幸亏全是候补道，其中也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，连忙下炕一一招呼。

招呼之后，正待归坐，却见一个人走了进来，也是红顶花翎、朝珠补褂，他却不认得这人是谁。见了面一揖这后，忙问贵姓，那人说姓齐，接下来又问台甫。旁边走上来一位候补道，是羊统领的熟人，曾经托过他招呼田小辫子的。这位候补道忙把田小辫子一拉，说了声：“这是方伯。”田小辫子连忙应声道：“原来是方翁先生，失敬失敬。”藩台也不理他，径自坐下。这个当口，外面又进来一个人，大家都认得是两淮运使，新从扬州上省禀见的。众人见了，一齐都招呼过，独有田小辫子又顶住问贵姓、台甫。运司说了，接着又问贵班。运司亦看出他是外行，便回了声：“兄弟是两淮运司。”谁知田小辫子不听则已，及至听了“运司”二字，那副又惊又喜的情形，真正描画不出，陡然把大拇指头一伸，说道：“阿哟还了得！财神爷来了！”大众听了他的话，都为诧异，就是那位运司亦楞住了。只听得田小辫子说道：“你们想想看，两淮运司的缺有名的，是一个钟头进来一个元宝，一个元宝五十两；一天一夜二十四个钟头，就是二十四元宝，二十四元宝就是一千二百两；十天一万二千两；一个月三十天，便是三万六千两；十个月三十六万；再加两个月七万二，一共是四十三万二。阿哟还了得！这么一个缺，只要给我做上一年，就尽够了。”他正说得高兴，忽然旁边有他一个同寅插嘴道：



“有如此的好缺，怎么给人家做人家还不肯要呢？”众人忙问：“给谁谁不要？”那人说道：“就是那个唐什么先生，不是有旨意放他这个缺，他一定要辞不做呢？又一个人说道：“唐某人呢，本来是个大名士，做名士的人不免就把银钱看轻些，任他是什么好缺，也都不在他心上，而况现在的这个运司缺，亦比前差了许多。田小辫子道：“任他缺份如何坏，做官的利息，总比做生意的好。”众人见他说的穷形尽致，也不理他。

停了一刻，约摸已有十点打过，制台在老祖前应做的功课——一停当，方才出外见客。头一班司、道进见，田小辫子是初次禀到的人，于是随着一同进去见了制台。一切礼节，全是隔夜操练好的，居然还没有大错。不过一件毛病不好，是爱抢说话，无论制台问到他不问到，他都要抢着说。幸亏这位制台是位好好先生，倒也并不动气。见过一面之后，第二天藩司上院，就说他的坏话，说他是生意人出身，官场上的规矩都不懂得。制台道：“还好，尚不失他的本色，这种人倒是老实人，是不会说假话的。而且他在南京年代多了，有些外头的事情，我们不晓得，倒好问问他。究竟他还没有沾染官场习气，谅来还不敢蒙蔽我们。”藩台见制台如此，亦没有别的说话。等到公事回完，只好退了下来。

第三天又一同上院，凑巧同见的有营务处上的一位道台，制台朝着这位道台说道：“现在营制太不讲究。就以羊某人所带的几营而论，有一营一半是德国操，一半是英国操。又一营全是德国操，忽然当中孳了些长苗子。这长苗子是我们中国原有的，如今孳在这德国操内，中又不中，外又不外，倒成了一个中外合璧。我兄弟年纪大了，有些小事情怕心烦，总要诸位费心帮帮忙。羊某人也是马马虎虎的，你们总得说说他才好。还有此一件习气最不好，我每逢出门，看见街上有些兵都把洋枪倒掬在肩膀上，那一头也有拴一把雨伞的，也有挂一双钉鞋的，真正难看。”制台说到这里，那个营务处道台还没有答腔，田小辫子抢着说

道：“不瞒大帅说，职道在敝居停羊某人营里，看得多了。德国操的洋枪，都是倒掇的，大帅倒不必怪他。”制台听了，也不去理他，只同那个营务处上的道台说话。一会又说道：“新近有个大挑知县上了一个条陈，其中有些话都是挂碍难行，毕竟书生之见，全是纸上谈兵。这些营务事情，如非亲身阅历，决不能言之中旨。”田小辫子又插嘴道：“职道跟敝居停羊某人相处久了，有年职道同敝居停谈起这件事，职道拟过几条条陈，很蒙敝居停说好。明天倒要抄出来，送给大帅瞧瞧。”制台道：“你有什么见解，尽管写出来。”田小辫子又答应了：“是。”等到院上下来，便把从前在店里专管写信的一位朋友请了来，同他商议，他自己拿嘴说，那个朋友拿笔写，写了又写，改了又改，足足弄了十六个钟头，好容易写了一个手折，其中又打了几个补钉。到了次日上院，齐巧这日制台感冒，止辇不见客。田小辫子扑了一个空，心中甚是快快，便同巡捕官说道：“我是来递条陈的，与别位司道不同。老师既不出来见客，可以带我到签押房里独见的。”巡捕官道：“老师今天连老祖跟前的功课都没有做，此刻刚正吃过药，蒙着两条棉被，在那里出汗。早有过吩咐，统通不见，请大人明天再过来罢。”田小辫子无奈，只得闷闷而回。谁知制台一连病了五天，就一连止了三天辕门。田小辫子要见不见，真把他急得要死。

到了第六天，制台的病稍为好些，因为江南地方大，事情多，不好不出来理事，于是有两三个跟班的架着，勉强出来会客。田小辫子跟了一班司、道进见，自然是藩台同着盐、粮二道说话，问：“老师今天可大安了？”制台道：“病是好了，不过觉着没有气力。到了我这样的年纪，算算不大，怎么一病之后，竟其如此无用！”别人尚未开口，田小辫子先抢着说道：“老师白天忙晚上忙，早晨有早晨的公事，夜里也有夜里的公事，人有多少精神，经得起如此的么？老师总要保养保养才好。”他说的原是真话，不料这位制台上房里一共有十一个姨太太，听了他话，一时



误会了意，沉吟了半天，忽然说道：“老兄的话很不错。但是兄弟姬妾虽多，这两年因为常常在老祖跟前当差，一直是斋戒的，怎么还会生病？”田小辫子连忙接口道：“职道说的公事，是老师天天办的公事，并不是……”说到这里也咽住了。制台见他说话莽撞，心里好不自在，半天不响。

正想端茶送客，忽然田小辫子站起来，从袖筒管里掏出一个手折，双手奉上制台，说道：“这是上回老师吩咐拟的条陈，职道已经写好了五六天了，带来请老师过目。”制台说了半天的话，早已力倦神疲，恨不得他们即刻出去，好到上房歇息，偏偏田小辫子要他看条陈，他要待不看，无奈他是好好先生做惯的了，一时又放不下脸来，只好打起精神，把手折接了过来，扎挣着大略看了一遍，两手拿着手折，禁不住瑟瑟的乱抖。藩台怕他劳神，便说：“老师新病之后，不可劳神，条陈上的事情，过天再斟酌罢。”谁知田小辫子拉了藩台袖子一把道：“兄弟这个条陈，是大帅五六天前头吩咐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又跪到制台面前，拿手指着条陈说道：“大帅，条陈不多，只有四条，大帅请看这第一条。”此时制台正被他弄得头昏眼花，又见自己离位指点，毫无官体，本来就要端茶送客的，如今见他这个样子，倒要看看他的条陈如何再讲。但是头里发晕，虽然带了眼镜，也是看不清楚，便道：“你说给我听罢！”田小辫子一听大喜，忙把手折接了过来，双手高捧，站在地当中，高声朗诵。未曾念满三行，已经念了好些破句。原来替他做手折的人，其中略为掉了几句文，所以田小辫子念不断句。制台听了不懂，便问大众：“诸公懂他的话不懂？”各位司、道都不言语。制台道：“你老实讲给我听罢，不要念了。”田小辫子便解说道：“职道的第一条条陈是出兵打仗，所有的队伍都不准他们吃饱。”制台道：“还是要克扣军饷不是？俗语说的好：‘皇帝不差饿兵。’怎么叫他们饿着肚皮打仗呢？”田小辫子道：“大帅不知道，这里头有个比方。职道家里养了个猫，每天只给他一顿饭吃。到了晚上，就不给他吃了。等他饿着



肚皮，他要找食吃就得捉耗子。倘或那天晚上给他东西吃了，他吃饱了肚皮，就去睡觉，便不肯出力了。现在拿猫比我们的兵，拿耗子比外国人；要我们的兵去打外国，断断乎不可吃得全饱，只好叫他们吃个半饱。等到走了一截的路，他们饿了，自然要拚命赶到外国人营盘里抢东西吃。抢东西事小，那外国人的队伍可被我们就吵乱了。”制台道：“不错不错，外国人想是死的，随你到他营盘里抢东西吃？你们的炮火那里去了？我看倒是一个兵不养，等到有起事来，备角文书给阎王爷，请他把枉死里的饿鬼放出来打仗，岂不更为省事？”说完，哈哈一笑。田小辫子虽听不出制台是奚落他的话，但见制台的笑，料想其中必有缘故，于是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这个道理是职道想了好些天悟出来的。”制台听他说的话开味，便也不觉劳乏，反催他说道：“第一条我已懂的了。你说第二条。”田小辫子见制台要听他条陈，更把他喜得了不得，连忙说道：“前头第一条讲的是陆师。这第二条讲的是炮台。现在我们江南顶吃重的是江防要紧。口子上都有炮台，这炮台上的大炮是专门打江里的船的。职道有一个好法子，教这炮台的兵，天天拿了大千里镜，把这江里的路看清。譬如外国人的船，朝着西面来的，我们就架上大炮，朝着东面打去，倘若是朝着东面来的，我们就朝着西面打去，这叫迎头痛剿，万无一失。至于或南或北，都是如此。”制台道：“炮台上的炮，不打江里敌船，打那一个？难道拨转来打自己的人不成。至于炮台上的人，原应该懂得点测量的，等到有见了敌船，东西南北，对准水线，要算准时刻，约摸船还未到的前头一秒钟或两秒钟、三秒钟，就得把炮放出。等到炮子到那里，却好船亦走到那里，刚刚碰上，自然是百发百中，万无一失。天下那里有但辨方向，不论远近，向海阔天空的地方乱开炮的道理？况且放一个炮，要多少钱，你也仔细算算没有？”田小辫子见制台正言厉色的驳他，又当着各位司、道面上，一时脸上落不下，只好强辩道：“职道所说的迎头痛剿，原说的是对准了船头，才好开炮。”制台道：“等船头对

准炮门，已来不及了。等到炮子到跟前，那船早已走过，岂不是落了空？总之，不懂得行，还是不要假充内行的好。”田小辫子被制台驳的无话可说；于是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一声也不敢响。此时制台同他驳了半天，虚火上来，也有了精神了；索性叫他再把后头两条逐一解说出来。田小辫子只得又吞吞吐吐的说道：“第三条是为整顿营规起见，怕的是临阵退缩，私自逃走，或者在外头闹乱子闯祸。照职道这个法子，就不怕他们了。”制台道：“有什么高明法子？倒要请教请教。”田小辫子道：“职道也不过如此想，可行不可行，还求大帅的示下。”制台道：“快讲，不要说这些废话了。”田小辫子道：“凡是我们的兵，一概叫他们剃去一条眉毛，职道想这眉毛最是无用之物，剃了也不疼的。每个人只有一条眉毛，无论他走到那里，都容易辨认。倘若是逃走以及闹了乱了，随时拿到，就可正法，是断乎不会冤枉的。”制台道：“从前汉朝有个赤眉贼，如今本朝倒有了无眉兵，真正奇闻。你快一齐说了罢。”田小辫子只得又说道：“这第四条是每逢出兵打仗的时候，或是出去打盐枭、拿强盗，所有我们的兵一齐画了花脸出去。”制台道：“画了花脸可是去唱戏？”田小辫子道：“兵的脸上画的花花绿绿的，好叫强盗看着害怕。他们老远的瞧着，一定当是天神天将来。不要说是打强盗，就是去打外国人，外国人从来没有见过，见了也是害怕的。”制台道：“你的法子很好，倒又是一个义和团了。”田小辫子把脸一红道：“职道虽然没有见过义和团，常常听北边下来的朋友谈起，团里的打扮，有些都学黄天霸的模样。职道现在如是又换一个样儿，是照着戏台上打英雄的那些花脸去画，无论什么人见了，都要害怕的。”

田小辫子只图自己说得高兴，不提防制台听了他的条陈，竟其大动肝火，顿时唾了一口道：“呸！这样放屁的话也要当作条陈来上。你们诸公听听，传出去岂非笑谈！江南的道台都是如此，将来候补的一定还要多哩！”田小辫子还当制台有心说笑话，

同他呕着玩耍，便亦笑嘻嘻的凑趣说道：“江南本来有个口号，是‘婊子多、驴子多、候补道多’。”制台不等他说完，便接口道：“像你这样的候补道，本来只好比比驴子、婊子，再稍微上等点的人，你就比不上。”其时藩台等人，见制台说话说的长远了，恐怕他累着又要犯毛病，上了年纪的人是经不起的。况且这位制台是忠厚惯的，今忽一旦动了真火，田小辫子又是个市井无赖，不晓得什么轻重的。生恐他两个人把话说抢，将来不好收场。于是不等端茶碗，便一齐站立告辞。制台一面送他们，还一面数说田小辫子。此时田小辫子要强辩也不也强辩了，于是跟着大众，一块儿出去。

走到外面，将要上轿，便有他的相好埋怨他：“这个条陈，今天是不应该上的。”劝他的人，就是他的同寅赵元常。他便拉了赵元常袖子，自己分辩道：“我那里有工夫上这捞什子，这原是大帅他自己问我要的。他问我要，我怎么好说不给他。而且条陈上不上在我，用不用由他。他也犯不着生这么大气，拿人不当人。人家的官小虽小，到底也是个道台，银子一万多两呢！”赵元常见他的为人呆头呆脑，说的话不伦不类，又想到制台刚才待他的情形，恐怕事情不妙。赵元常本是羊统领的知交，田小辫子到省，羊统领曾托过他说：“田小辫子是个生意人，一切规矩都不懂得，总得你老哥随时指点指点他才好。”所以这赵元常才肯埋怨他，劝他不要多讲话。后来他不服赵元常的话，赵元常也生气，便趁空回了羊统领说：“田某人大不懂事，总得统领自己把他叫来开导开导才好。”羊统领本来同他很关切的，当时一口应允，说：“等我马上关照他。”

齐巧这日阴天，很有雨意，羊统领没有事情，便叫差官拿了片子，把一向同在一起的几道台，什么孙大胡子、余蔭臣、潘金士、糖葫芦、乌额拉布、田小辫子，一共六人，又面约了赵元常，统通宾主八位，同到钓鱼巷大乔家看牌吃酒。赵元常因另有事情，说明白去去再来。羊统领却自己坐了轿子，先去吃烟。这

大乔同羊统领也有三年多的交情了，见面之后，另有副肉麻情形难描难画。一霎时亲热完了，所请的七位大人也陆续来了。当下先打牌，后吃酒，

却不料那田小辫子田大人新叫的一位姑娘，名字叫翠喜，是乌额拉布乌大人的旧交。乌额拉布、田小辫子今天是第一次相会，看见田小辫子同翠喜要好，心上着实吃醋。起初田小辫子还不觉得，后来乌大人的脸色渐渐的紫里发青，青里变白，他是旗下人，又是阔少出身，是有点脾气的，手里打的是麻雀牌，心上想的却是他二人。这一副牌齐巧是他做庄，一个不留神，发出一个中风，底家拍了下来。上家跟手发一张白板，对面也拍出。其时田小辫子正坐对面，翠喜歪在他怀里，替他发牌，一会劝田小辫子发这张牌，一会又说发那张牌，田小辫子听他说话，发出来一张八万，底家一摊就出，仔细看时，原来时北风暗克，二三四万一搭，三张七万，一张八万等张，如今翠喜出发八万，底家数了数，中风四副，北风暗克八副，三张七万四副，八万吊头不算，连着和下来十副头，已有二十六副，一翻五十二，两翻一百零四，万字一色，三翻二百零八。乌额拉布做庄，打的是五百块洋钱一底的，么二架，庄家单输这一副牌，已经二百多块。乌额拉布输倒输得起，只因这张牌是翠喜发的，再加以醋意，不由得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顿时拿牌往前一推，涨红了脸说道：“我们打牌四个人，如今倒多出一个人来了，看了两家的牌，发给人家和，原来你们是串通好了，来做我一个的。”翠喜忙分辨道：“我又不晓得下家等的是八万。你庄家固然要输，田大人也要陪着你输？”乌额拉布道：“自然要输。你可晓得你们田大人不是庄，输的总要比我少些。”翠喜道：“一个老爷，不是做一个姑娘，一个姑娘，不是做一个老爷，什么我的田大人。你们诸位大人听听，这话好笑不好笑？”

田小辫子看见乌额拉布同翠喜捣蛋，心上已经不愿意。他本是个草包，毫无知识的人，听了翠喜的话，便也发话道：“中正

街的驴子，谁有钱谁骑。乌大人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！”乌额拉布见田小辫子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便也恼羞成怒，伸手拿田小辫子兜胸一把，那一双手就想去拉他的辫子。幸亏糖葫芦眼睛快，说道：“别的好拉，他的辫子是拉不得的，共总只剩了这两根毛，拉了去就要当和尚了。”乌额拉布果然放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田小辫子也拉住乌额拉布的领口不放。只听得田小辫子骂乌额拉布“乌龟”，乌额拉布亦骂田小辫子“田鸡。”田小辫子说：“我做田鸡，总比你当乌龟的好些！”当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两人对骂的话记也记不清。这日打牌的人，共是两桌，大众见他二人扭在一处，只得一齐住手，过来相劝。其时外边正下倾盆大雨，天井里雨声“哗喇哗喇”，闹的说话都听不清楚，大家劝了半天，无奈他二人总是揪着不放。乌额拉布脸上又被田小辫子拿手指甲挖破了好两处，虽然没有出血，早已一条条都发了红了。羊统领虽然是武官，无奈平时酒色过度，气力是一点没有的，上前拉了半天，丝毫拉不动二人。又想：“倘或被他们二人一个不留神，误碰一下子，恐怕吃不住。”便自己度德量力，退了下来。后来好容易被孙大胡子、赵元常一干人将他俩劝住的。乌额拉布坐定之后，方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发疼，及至立起，走到穿衣镜前一看，才晓得被田小辫子挖伤了好几处，明天上不得衙门，见不得客，心上格外生气。一面告诉别人，一面立起身来，想找田小辫子报复。其时田小辫子已被赵元常等拖到别的屋里去坐。乌额拉布见找他不到，于是又跺着脚骂个不了。羊统领道：“乌大哥脸上的伤，可惜是田小辫子挖的，倘或换在相好身上，是相好拿他弄得这个样儿，乌大哥非但不骂他，而且还要得意呢。”说的大家“嗤”的一笑。其时天已不早，外面雨势虽小了些，依旧淅淅沥沥下个不了。羊统领便吩咐摆席。正要叫人去请田、赵二位大人，只见赵元常独自一个进来，说：“田小辫子不肯吃酒，一个人溜回去了。”羊统领只好随他。于是大家入座，商议着明天上院，叫人替乌额拉布请了三天感冒假，好在钓鱼巷养伤。

席面上正说着话，忽见外面走进四五个人来，为首的浑身拖泥带水，用一块白手巾扎着头，手巾上还有许多鲜血，走进门来，一见统领，便“拍托”一声双膝跪地，口称：“军门救标下的命。”羊统领一见之下，不觉大惊失色，心上想：“刚才他们打架的时候并不见他在内，怎么他的头会打破？”正在疑疑惑惑，又听那个人说道：“标下伺候军门这多少年，从来没有误过差事，就是误了差事，军门要责罚标下，或打或骂，标下都是愿意的。如今凭空里添了个外国上司，靠着洋势，他都打起人来，这还了得！标下是天朝人，虽说都司不值钱，也是皇上家的官，怎么好被鬼子打！标下今年活到毛六十岁的人了，以后这个脸往那里摆？总得求求军门替标下作主！”说罢，又碰了几个头，跪着不起来。羊统领还不明白他的说话，便问：“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你说在我这里当差，怎么我不认得你？你好好一个人，怎么会叫外国人打？总是你自己不好，得罪了他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标下在新军左营当了十八年的差，军门有时出门或者回来，标下跟着本营的营官接差。送差，军门的面貌，早已看熟的了。平时没有事，标下又够不上常到军门跟前伺候你老人家，军门那里会认得标下呢？至于外国人那里，标下算得忍耐的了。他说外国话，标下也学着说外国话对答他，并没有说错什么，他抢过马棒，就是一顿。现在头上已打破了两个大窟窿，淌了半碗的血。军门不替标下作主，标下拼着这条老命不要，一定同那鬼子拼一拼！”其时台面上的人，算孙大胡子公事顶明白，听了那人的话，没头没脑，心上气闷得很，急忙插嘴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叫个什么名字？怎么会同外国人在一块儿？说明白了，好叫你军门大人替你作主。”羊统领到此，亦被孙大胡子一言提醒，帮着催他快说。又见那个人回道：“标下叫龙占元，是两江尽先补用都司，现在新军左营当哨官。五天头里，标下奉了营官的差遣，同了本营的翻译，到下关迎接本营的洋教习。那知一等等了五天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偏偏今天下大雨，标下以为下雨，那外国人总不会来的

守，正因等得不耐烦，就跑到一个朋友家去躲雨。那晓得正是下大雨的时候，轮船正拢码头。标下听见轮船上放气，赶紧跑到趸船上去看，只见外国人站在那里生气，说天下雨，把他行李弄潮了。诸位大人想想看，是天下雨湿了他的行李，又不是人家弄潮他的。标下因为他是外国人，制台大人尚且另眼看待，标下算得什么东西，当时就赶紧上前周旋他。他一连问了几句话，标下又赶紧的答应他。不料标下周旋他，倒周旋坏了。他咕咧呱啦说的是一些什么话，标下还一句不懂。他已经动了气，拿起腿来，朝着标下就是两脚。标下说：“有话好说，你犯不着踢人。”他也不听见，顺手就把标下手里的马棒抢了过去，一连拿标下打了十几下子，以致把头打破。标下说的句句真言。诸位大人不相信，现今翻译同了标下同来，他就是个见证。”

说到这里，跟他来的人当中，便有一个衣服穿的略为齐全的走上前来，朝着羊统领打了一个千，自称他：“是营里的翻译，一向少来替军门请安，今天是被龙占元龙都司拉了来，替他做见证的。”羊统领见他打千，也只把身子略欠了一次，仍旧坐下，问他道：“怎么好端端的会叫洋教习打他？洋教习说些什么？他是怎么回答的？”那翻译便凑前一步道：“回统领的话，龙都司实实在在被洋人打的可不轻，头都打破，他说的话一字儿不假。至于他为了什么挨打，却要怪他自己不会的说话。”羊统领道：“是啊，外国人断乎不会凭空打他的，总是他自己不好。”此时龙占元跪在地下，听见翻译说他不是，统领怪他不好，直把他气的脸红筋胀，昂着头，撅着嘴，一个人赌咒。羊统领也不理他，便催翻译快说。翻译回道：“千不是万不是，总是老天爷今天下雨的不是。如果不下雨，洋人的行李不会弄潮，就没有这场事了。偏偏轮船拢码头，偏偏下了大雨，那洋人的行李，从轮船上搬到趸船上，虽然一跨就过，搬行李的人又没有拿伞，不免弄潮了些。洋人的脾气亦实在难说话，到了趸船上，就跳着脚骂人，等他骂过一会的子，没有人在他跟前，他也只好罢手。齐巧龙都司要去讨